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 · 领导篇

# 思绪的痕迹

林樟杰教育论述集

林樟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思特絲·羅絲

思特絲·羅絲



Stieg Larsson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 思绪的痕迹

林樟杰教育论述集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思绪的痕迹》是林樟杰教授从事高校党政管理工作 40 年的经验、体会汇集。这些文字里有作者自传体的教育生涯回顾,有在担任上海水产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期间在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发表于党刊杂志的理论探讨,和学习中央关于教育工作指示的体会,还有高校扩招、并校等工作管理的经验与思考。

本书可作为高校领导、教育研究人员及高校师生工作研究和了解高校发展历程的参考读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绪的痕迹 / 林樟杰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ISBN978-7-313-05705-1

I. 思... II. 林... III. 高等学校—教育改革—  
中国—文集 IV. G64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464 号

### 思 绪 的 痕 迹

林樟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插页: 6 字数: 310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30

ISBN978-7-313-05705-1/G 定价: 5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永远的功绩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总序

教育犹如奔腾的长河，前浪不止见后浪，奔腾向前；教育犹如无际的大海，宽阔无垠而深邃，厚积薄发；教育又如连绵的山脉，高峰之外是峻岭，层层攀升……上海的高等教育承先人之传，又在近百年间发展、提升。如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老一辈人都知道，以前上海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而到了 2005 年上海已拥有 63 所普通高等院校，52 万青年才俊借此深造成才；以前我国自行培养的研究生寥若星辰，如今上海在校研究生已超过 8 万人；以前上海企事业单位中高中毕业生是少之又少，如今在各行各业，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挑起了上海飞速发展的重担……

30 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其间有难以计数的家庭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命运；有难以计数的学生得以在知识的宫殿里增知成才；又有难以计数的青年学人引领着时代的创新潮流……上海的高等教育撑起了一方发展的万年基石，莘莘学子以骄人的业绩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天地。因为高等教育，上海变得更强了。在这辉煌的 30 年中，各界志士仁人、万千辛勤园丁思考、探索、创新、追求、奉献，付出了许多许多。



## 思绪的痕迹

为了总结 30 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取得的丰功伟业,为了讴歌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集结业内有识之士编辑了《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本文库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二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中,我们记录了上海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变革、经费投入体制改革、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坚持发展的历程。这里虽然谈不上枪林弹雨、隆隆炮声,却也有惊心动魄、战旗猎猎。正是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上海高等教育才攀上了新的高峰;正是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上海的济济人才才得以显山露水开始新的人生。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则展示了一大批高校原书记、校长的风采。这批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曾站在高校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不畏困难,勇于改革,坚持创新,在艰难中改天换地;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不断成长,并从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到大学领路人的历程也耐人寻味;他们都曾备尝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他们也尽情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他们以自己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和作为一个团队领军人物的气度、风范,写就了一段美丽的人生!



虽然《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难以书尽改革开放 30 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纵然穷尽浓墨重彩也难以涵盖 30 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之精华，我们依然愿意作出这挂一漏万的努力，用图书的形式保留住上海高等教育的传家之宝，为的是让当事人记下这段历史，让后来者铭记这段历史。

愿《上海高等教育文库》年年添新作，愿上海高等教育之树常青！怀着敬慕和激动之心，写此以为总序。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张伟江

2008 年 8 月 8 日

# 目 录

教育人生的回忆与思索 / 1

办学理念篇 / 37

---

- 大学要鼓励冒尖,办出特色 / 39  
高师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几点思考 / 41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两重影响 / 47  
高师教育改革必须加快和深化 / 53  
高等院校领导的基本素养与需要把握的问题 / 61  
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几点看法 / 65  
树师德铸师魂才是关键 / 70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教学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72  
抓好三项基本建设,学会三个实际本领 / 78  
人才恶性争夺应降温 / 84  
小心另一种冒进 / 87  
坚持与时俱进,推进教育创新 / 89  
学校要增强竞争力、辐射力、凝聚力 / 98  
论高校领导班子能力建设 / 103  
多校区办学如何扬长避短 / 110  
人事工作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 113

## 思绪的痕迹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实践与思考 / 119  
下三个功夫,树三个理念 / 125  
高校后勤社会化新路探索 / 128  
积极探索高等学校管理的新思路 / 133  
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非理性因素 / 148

## 思政教育篇 / 155

- 
- 分析新情况,探索新思路 / 157  
论高等农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 165  
论“四育人” / 171  
精神文明建设的着眼点和误区 / 178  
确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观念 / 183  
时代需要高素质的知识分子 / 187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再认识 / 198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 206  
争创市级文明单位,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 210  
知识分子工作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 / 217  
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若干关系 / 219  
新时期高校师生思想特点试析 / 228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理想信念凝聚人心 / 23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 / 243  
走出思维误区,走向科学思维 / 254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呼唤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更新 / 263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 / 274

## 附录 / 287

- 
- 唤得春风拂校园 / 287



办学校不办“学店” / 292
夹缝时代的科学思维 / 294
《学思无涯》:学而不厌 谆人不倦 / 299
学思湖畔的思想者 / 301
唯有奋斗 无悔人生 / 304
研究生眼中的林老师 / 313
崇高的品格,渊博的学识 / 318
一位教育家的风范 / 320
我们可敬的导师 / 323
重奏“三部曲”,演绎智慧人生 / 325
我想说三个字:亲,正,达 / 328
和蔼可亲的学者 / 330
幸运,让我成了林先生的学生 / 333
爱生如子,师恩浩大 / 335
人生路上的榜样 / 337
渡口:我人生的新起点 / 343
慈父心肠,大师风范 / 345
浓浓师恩 萦绕满怀 / 347

# 教育人生的回忆与思索

## 难忘的求学和工作生涯

1949 年,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我虚岁 6 岁,入上海南市中华路第一小学读书。父母在抗战时期从广东来到上海,父亲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我的 6 个哥哥没有一个活下来。母亲说,他们有的病亡了,有的被日本人炸死了,有的让国民党抓了壮丁而不知所终。从小父母对我疼爱有加,但也因此造成我胆子特别小,体弱多病。上小学时还要母亲陪读,而且因病多读了一年,到 1956 年毕业。儿时的记忆并不多,只剩下母亲和父亲给我的深深印象:母亲心地善良,一片菩萨心肠,她看不得别人的贫穷和痛苦,总是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父亲寡言少语,性格内向,老实本分,默默无闻,尽心尽力养家糊口。在他们的呵护下,我读完了小学。小学的生活是懵懵懂懂的,但最大的事情,就是戴上红领巾,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少先队使我懂得,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初中是上海市第二十一中学,在老城厢的老



西门。我每天从大东门，沿着复兴东路横穿老城厢，走到老西门，跳跳蹦蹦大约要半小时。初中阶段，开始有了自我求进的意识。当时完全没有课外辅导那回事，一切靠自己，回家就是玩。现在还记得，教数学的沈志淳老师，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教师，亲切和顺，讲课条理清晰，耐心细致，又对学生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教语文的陈曼予老师，讲话慢条斯理，但句句入耳入脑，让人感到很有味道。后来我当了少先队大队委员，大队辅导员黄万成老师成了我最知心的大朋友。他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帮助我们正确处理学习与少先队工作的关系。他还经常同我们一起玩，带我们外出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我对他从心里充满着崇敬，完全没有年龄和师生的隔阂。我至今仍然怀念初中的那段生活。

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上海师范学院预科。当时，党和政府为了能让更多的工农子女有机会上大学，特地举办了一批大学预科，招收工农子弟进入相当于高中的大学预科，并在考试合格毕业后免试直升大学。我为什么决定报考上海师院预科呢？这与家庭的变故有关。1958年，我的姐夫因所谓“反动言论”，比如“中国不应跟着美国，也不应跟着苏联，应该走第三条道路”等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不满苏联老大哥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刑5年，从此20余年在青海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打击极大，特别在经济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全家只靠父亲的退休金度日，生活立刻陷于困顿。更大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姐夫在“四人帮”倒台后，得到平反并回到上海。那时我的父母都已在困境中去世；姐姐也因辛劳交加，姐夫回沪后不久她也病逝。当时，我报考上海师院预科，也是出于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考虑，因为师范教育可以免收膳食费。

能进上海师院预科，对我们家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自己也颇感自豪。进师院预科以后，首先面临了一个新的考验。我是初中少先队大队委员，到了师院预科，由于生源不少是名牌中学的尖子，强手如林，我只做了一个小队长。由于初中辅导员黄万成老师的教育，我很快想通，并适应了小队长的工作。我们积极开展少先队的活动，包括公益劳动和队员文体活动等，同时积极学习，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在预科，我和同学们一样，刻苦认真地学好各门功课。文、理分科时，我选择了文科。总的



来说,我的文科知识比较扎实,相比之下,理科就显得薄弱。1961年预科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短短的两年预科生活结束了,我和同学们顺利直升大学本科,成了上海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学生。

60年代初,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虽然如此,但国家对我们师范生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保障。当时,师范生的伙食费是每月12元,后来经济好转了,增加到每月15元,午饭和晚饭都能吃到肉或鱼或蛋加素菜。同学们十分珍惜这种生活待遇,从心底感谢党、国家和人民,决心努力学习,将来更好地建设祖国。

在大学期间,校园的学习气氛也相当好。早锻炼,操场上到处是人,跑道和校园的大路小路到处是跑步晨练的同学。学校的东部小岛和树林之中,到处有读外语的同学。傍晚,球场上龙腾虎跃,一片欢笑之声。各社团组织的活动,或唱,或跳,或画,或写,或刻,或讨论,或设计,或排练,或实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图书馆里坐满了同学,我较多是到文科阅览室,一是查阅与课堂教学有关的课外资料,二是随意翻阅自己感兴趣的书报杂志,我特别喜好过期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期刊,以及各种画册。教室里亮起夜自修的灯光,有时是老师来做辅导答疑,更多的是同学自习功课,直到夜自修结束的铃声响起,大家才离开教室,回宿舍准备就寝。校园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周而复始,井然有序,生动活泼,和煦滋润,真是令人难忘!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我特别崇拜朱雯教授和马茂元教授。朱雯教授讲外国文学,翻译过不少外国的著名小说,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毛主席50年代访问苏联时,向苏联领导人赠送的,就是朱先生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译本。朱先生的讲课严谨实在,且观点鲜明说理透彻,是位诲人不倦的师长,把知识的钥匙交到我们的手中,引领我们走进外国文学的殿堂。他的教学态度非常认真,从不以自己的学术地位而轻视本科教学。他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而不强求学生以他的话为圭臬。有一次考试,要求同学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特定人物写一篇论文,记得好像是论述“哈姆雷特”的人物形象。我在论文中写了与老师上课时不同的观点,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交上去后,担心会得不到好分数。但朱老师并不计较我的论文观点如何,只看我的分析是否合情合理,结果仍然给了我高分。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教育和启

示。对朱先生我更敬重他的为人。他是一个有声望有地位的大家,但待人谦虚谨慎,从不张扬;他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能接受新事物,在新与旧之间既保持个人人品的一惯性,又善于和时代与时俱进。朱雯教授在他 87 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政治信仰的最终选择,更彰显了他的品格之崇高。马茂元教授是全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安徽桐城派的知名学者。他在古诗,特别是唐诗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当时出版的很有影响的《唐诗选》就是他编的。还有《古诗十九首》、《楚辞选》等书。我们佩服他学问高深,见解新颖,且具有权威性。他讲课,时而高昂,时而低沉,时而激荡,时而舒缓,完全投身其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感,真是令人叫绝。特别是对一些古诗的讲解,不但引经据典,知识渊博,而且思维活跃,似天马行空,想象力极为丰富。听他的课确是一种享受。记得有一次下大暴雨,路上水深尺余,年事已高的马先生在校工的背负下到梯形教室给我们上课。这件事,对同学们和我来说,印象很深。当时在大家心目中,马先生的形象特别高大。

给我们上课的还有许多老师。他们各有千秋,但教学都一样认真负责。教现代文学作品的陈翰老师,教先秦散文的颜克述老师,教文学理论的徐缉熙老师等,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陈翰老师讲话声音低沉但很清晰,分析作品有条有理又具诗情画意。比如他对鲁迅小说及人物的讲解,对郭沫若诗歌和剧本的分析,都能从时代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中,从对作品的深入剖析中,使我们得到新的启迪。颜克述老师是客家人,一口浓重的客家话,他讲《左传》等书的有关篇目时,无法让我们听懂“秦穆公”与“晋文公”的差别,我们听课如坠雾中。于是他就在每次上课前把讲课中的人物关系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然后贴在几块黑板上,搬到教室,上课时一边讲,一边指着,叫我们记,以确保教学的效果。徐缉熙老师在讲文学理论时,从不让人感到理论的枯燥,他不写黑板,也没有提纲,只听他娓娓道来,理论的表述与实例的分析紧紧相扣,自然流畅,我们在津津有味的听讲中掌握了理论的要点。如他用《红楼梦》中的例子说明文学理论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准确到位,许多精彩的解析让同学发出会心的微笑,并对他的真知灼见由衷地表示钦佩。

就这样,在上课、下课的铃声中,在老师的不倦教诲中,我和同学们沐



沐浴着大学的阳光,学习着一门又一门的专业知识。

除了专业学习以外,在大学4年中我还担任了两个社会工作,一是班级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二是校学生会的宣传部副部长。在班级里,我和同学的相处是和睦的;我的专业学习没有因社会工作而受到影响,成绩位于全班前列,所以同学们愿意在晚自修时同我交流。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好高骛远的思想,企图在文学专业上一举成名。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著名诗人李季和田间的诗,李季的《杨高传》和田间的《赶车传》这两部长诗读了多遍,并试图写一篇长篇的研究论文。当然,由于专业底子薄,不自量力,写出的只不过是一份没有价值、没有分量的东西。这件事使我感到,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去办超出了自己能力的事,任何时候都要有自知之明。也使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之路,归根结底要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力积累、素养积累,基础不牢,则成功无望,即使侥幸成功,也绝难持久。

在宣传部,我负责学校黑板报的工作。当时黑板报的影响很大,校黑板报在西部大道尽头的显著位置,长达20余米。各系也有黑板报,最有名的是中文系的“百花”,在东部门口的显著位置,还有数学系的“XY”,在校黑板报附近。校系黑板报都有编辑部,美术设计人员,还有专门的抄写队伍。校黑板报主编是我,副主编是中文系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忻才良。忻才良当时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文笔非常好,他每期在校黑板报上写一篇杂文,放在显要位置。他的杂文文字优美,思路敏捷,主题鲜明,表达机智幽默,非常具有可读性,因而每期出版都吸引了不少读者。有些同学,特别是几个女同学,简直成了现在所谓的“粉丝”,把忻才良的杂文一字不漏地抄下来,期期不脱。有了忻才良的杂文,校黑板报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忻才良以后发展得很不错,当过上海《劳动报》和《新闻日报》的主编,并发表过许多文章,还出过杂文集。校学生会的工作很忙,也很辛苦,我全身心地投入,有时做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一次我负责布置学习雷锋的展览会,日以继夜地忙碌,突然间感到浑身发冷发抖,我就从教学大楼的一楼跑到四楼,来回跑,想暖暖身子,随后又回到工作室,继续布展。同学们看我脸色发白,身子很虚弱,赶紧把我送到医务室,医务室老师一量我的体温,马上让同学送我去第八人民医院,到医院一查,原来



## 思绪的痕迹

是疟疾发作。这是我第一次住院吊盐水。

对我来讲，校学生会的工作是一种难得的锻炼，它帮助我提高了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使我开阔了视野，尤其是在如何思考和分析问题，如何策划和解决问题方面，增强了独立的意识。这种收获，来自学生会工作的实践，也离不开校团委各位老师的直接指导。如团委书记顾翔、杜守华，副书记王孝嵩，宣传委员白尔佃等老师，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学生工作，主要由团委在抓，团委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比现在高多了，党委一般无须直接出面。团支部在班级里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在学生会工作中，我也同许多学生会干部有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如吴光裕、丁伟曾、姜燮富、瞿财宝等，当时都是校学生会的干部，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和成熟度，工作中的魄力和亲和力，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在我的众多可亲可爱的同班同学中，尤其要提到两个人：一是袁庆荣；一是展家麒。袁庆荣是山东人，黑黑的皮肤，矮矮的个子，性格粗犷而直爽，且非常关心人，乐于帮助人，就像老大哥。每次选班长大家都选他，于是一直叫他“老班长”。说他粗，有一次寄信，他把信件装进空白的信封，封好后就往邮筒里丢，地址和收信人都忘了写。说他细，他对全班同学的困难和需求了如指掌，我在校里发疟疾就是他送去医院的。他的父亲是上海市级机关的一名干部，“文革”中被打砸抢分子从高楼推下致死，后来这个打砸抢分子被揭发出来了，老班长的母亲却对组织上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处分他了，“文革”中连国家主席都保不了命，何必再让一个家庭破碎呢。袁庆荣毕业后曾被组织上作为后备干部培养，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工作。文革开始后，下乡到安徽农村锻炼，后来在江苏沭阳任劳动局长，现已退休。展家麒一头卷发，在我们这一届是个突出人物。他富有文艺才华，善于在东部礼堂这样的大场面表演。他朗诵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气势磅礴，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他扮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的主人公，声情并茂，气度非凡，能让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欢声雷动。想不到在高年级时，他卷入所谓的“张方晦反革命集团事件”，受到专政机关的逮捕，被判无期徒刑，“文革”中又把他的案件提交群众讨论，差一点被判处死刑。平反以后，他回到教育战线，在上海教育高



等专科学校任教,2003年4月,“师专”划归上师大,并组建上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展家麒因此进入上师大,我们成了同事。他承担教学任务,认真负责,学有专长,受到学生的欢迎。还用心研究徐志摩等现代作家,出有专著。他在莎士比亚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方面也有建树。

4年的大学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劳动与政治运动的锻炼。一年级,我们就开赴崇明劳动锻炼。主要是割芦苇,平整土地,干各种零活,开始尝到艰苦劳动的滋味。最苦的活,是在水中割芦苇,冷的水,刺的芦苇,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第一次考验。后来每年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割稻,打场,挑肥,挖河,都干过。最难的,当然是挖河。挺过来了,也是一个经历,一种体验。在1964年春,我们第一次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点是上海县梅陇人民公社。我和同班同学到离公社所在地大约两公里的一个生产队参加运动,大家集中住宿,集体吃饭,跟着工作队做一些记录之类的事,一个多月后回校。晚上和雨天在农村田埂上跑来跑去,对我们这些城里人也是一种考验。同年11月,我们中文系同学第二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点是金山县,我和另外两位同班同学,还有一位外校的同学,共4人,作为工作组的一个小组,被分在朱泾镇一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由我担任小组长。这次参加社教,与上次不同,需要自己领会运动的精神,在工作组的布置下,独立面向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群众,按要求完成运动的每一个步骤。

这一次生活安排也完全不一样。工作组成员都住在农民家里,而且要住在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家里。于是我住到了全队最穷的陶姓农民家里。这家人家就老夫妻两人,无亲无故,既无劳力也无技能,收入微薄,吃饭基本上没有小菜,而且从不刷锅洗碗。确实让我尝到了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滋味。当时的贫下中农有的生活已经比较殷实,像陶家这样艰难的,也很少见。

参加工作组的会议,听中央文件和上级领导的指示,研究工作,这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工作组组长布置工作时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对象,不是地主富农,而是农村干部,也就是文件里所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让我十分吃惊。但作为工作队的成员,尤其是工作小组的组长,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执行。我们小组4个大学生,按照上级要